

欽定續文獻通考

第三函
卷九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六

兵考

禁衛兵

明親軍上二十二衛

臣等謹按有明一代禁衛之制自太祖爲吳王時始置金吾羽林等十衛洪武時有上十二衛而勳衛舍人在外永樂時增爲上二十二衛而武軍神樞二營之紅盞明甲將軍等在外宣德時以永樂時所集之勇士改爲四衛皆爲親軍又有皇城守衛官軍昉於洪武南京而北京之制定於永樂卽以諸衛軍分地司之又有京城巡捕軍亦昉自洪永此則設專官爲之卽五城兵馬司也總而論之諸衛中惟錦衣衛以兵兼刑且與中官相羽翼故其權至後而積重四衛營亦以聽御馬監提調故亦稱要焉此外武功彭城諸衛及諸陵之衛兵志雖亦列之親軍之後然皆不稱親軍今備載兵志所列之三條於本門之首上十二衛則洪武時制也上二十二衛及其餘諸衛則自永樂而後歷朝之制也南京衛所親軍衛則旣遷北京後而南京所存者也至歷朝一切制度則仍按年載之舊制上十二衛金吾前衛金吾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前衛府軍後衛虎賁左衛錦衣衛旗手衛後增設金吾左衛金吾右衛羽林前衛以上北平三護常洪武三十五年升按此書武實卽永樂元年之前一年也燕山左衛燕山右衛燕山前衛大興左衛濟陽衛濟川衛通州衛舊爲安吉衛以上北平都司七衛永樂四年升爲上二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一百二十六

兵考

宜武前衛

亦係親軍武功中衛

洪武年間改

武功左衛

宣德年設

武功右衛

宣德年設

永清左衛

永清右衛

以上三衛

改當山三護衛

宣德初復爲本衛

又併河南三護衛

多餘官軍於彭城衛

長陵衛

舊爲南京羽林右衛

獻陵衛

舊爲武成左衛

景陵衛

舊爲武成右衛

裕陵衛

舊爲武成前衛

天順八年改

長陵衛

水樂二十二年改

獻陵衛

舊爲武成左衛

又復爲本衛

長陵衛

舊爲南京羽林右衛

獻陵衛

舊爲武成後衛

定陵衛

舊爲忠義左衛

康陵衛

舊爲義勇中衛

永陵衛

舊爲義勇右衛

舊爲武成左衛

又復爲本衛

定陵衛

舊爲武成右衛

泰陵衛

舊爲忠義左衛

弘治十八年改

康陵衛

舊爲義勇中衛

永陵衛

舊爲義勇右衛

舊爲武成左衛

又復爲本衛

定陵衛

舊爲武成右衛

泰陵衛

舊爲忠義左衛

永陵衛

舊爲義勇中衛

景陵衛

舊爲武成右衛

定陵衛

舊爲武成右衛

景陵衛

舊爲武成右衛

定陵衛

舊爲武成右衛

裕陵衛

舊爲武成前衛

天順八年改

裕陵衛

舊爲神武後衛

定陵衛

舊爲德陵衛

莫靖千戶所

嘉靖二十一年設

犧牲千戶所

按志於定陵等三

年設不載設立之年

而莫靖千戶所下則系以嘉靖二十一年之文至機

千戶所但載屬太常寺籍而亦不紀其設立之年

南京衛所親軍衛

於舊上十二衛外又有金吾左衛金吾右衛江淮衛濟川衛孝陵衛犧牲千戶所

洪武二年改拱衛司爲親軍都尉府

先是吳元年十二月設拱衛司領校尉隸都督府

至是改爲府統中左右

前後五衛軍而儀鑾司隸焉

三年二月置留守五衛指揮司專守門巡警

先是丙申七月置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省都鎮撫司兵馬

指揮司至吳元年十月以省都鎮撫隸大都督府已改爲留守司

至是改置留守衛指揮司設左右前後中五衛

每衛設指揮五員

關領內府銅符日輪一人點守衛官軍夜亦如之

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留守五衛及在京

諸衛共四十八衛以衛京城此洪武時南京之制

四年正月立內城門禁之法

守門指揮千百戶日一更代士卒三日一更代凡內官內使出入皆用號牌若有以兵器雜藥到門者論如律守門車士失察者罪如之至二十七年十二月帝諭凡守衛皇城四門自指揮至軍士各依其伍全隊上直勿得代替違者處重刑因申定皇城門禁法凡朝參門始啟直日都督將軍及應直帶刀官入後百官始以次入上直軍三日一更番於朝退辰時交代凡內臣出入必合符牒索以金幣出者驗視勘合

以兵器雜藥入者擒治之失察者重罪凡官軍人民有事陳奏不許阻遏及問其事情違者罪之
五年正月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 每府三護衛衛設左右中前後五所所千戶二百戶十設園子手所二所千
戶一 邱淳大學衍義補曰昔人謂侯國之兵既屬之郡而王國之兵亦天子之所以防微杜漸以尊京
師也明於親藩皆設護衛然惟給其使令而不許其調遣遇國家有事亦起焉亦防微杜漸以尊京師之意

六年五月改扈駕先鋒金字牌爲守衛金牌 先是命工部造銀牌鍍駕前先鋒四字以金塗之尋改爲守衛金牌銅塗金爲之高一尺闊三寸以仁義禮智信爲號仁字號鍍獨龍盤雲花公侯伯都督佩之義字號鍍伏龍盤雲花指揮佩之禮字號鍍獬豸盤雲花千戶衛鎮撫佩之智字號鍍獅子盤雲花百戶所鎮撫佩之信字號鍍盤雲花將軍佩之二面俱有篆文一曰守衛一曰隨駕守衛官員懸帶此牌直宿不許借掛首爲圓殼貫以青絲繩掌於尚寶司凡隨駕應直宿衛者許關給佩帶下直則納之

九年正月以勳臣子弟有才者置勳衛散騎舍人 詔都督府擇公侯伯都督及各衛所指揮嫡長子才可試用者爲之佩弓刀充宿衛

十月金吾右衛指揮同知袁義等進大擺出入侍衛布列圖 凡隨駕之兵各依隊伍布列騎兵百戶則領執盾之卒侍衛指揮列於執盾者之前應有祭祀及臨幸之處雖大臣不許往來其侍衛官員無兵仗者亦不得輒至侍從大臣皆列兵士之後若有宣召許由道左右以進其扈從蓋廁兩旁或值衢巷恐有衝突各設八尺短兵五枝以衛至如內官離駕後十五丈隨行詔令內官有職事者稍近後行無職事者旁行勿居兵衛之中
十二年四月遣使於浙江諸府募民爲校尉 先是校尉力士之設僉民間丁壯無疾病過犯者爲之力士隸旗

手千戶所專領金鼓旗幟隨駕出入及守衛四門校尉隸拱衛司專職擎執國簿儀仗及駕前宣召官員差遣幹辦三日一更直至是以隸儀鑾司特詔募民爲之後罷司置錦衣衛亦罷旗手千戶所置旗手衛

十三年三月以京衛軍士充公侯儀仗戶 韓國公李善長魏國公徐達二十戶曹國公李文忠等十九戶侯十五戶先是以京民充之至是命易以軍士後至二十三年六月置公侯伯屯戍百戶給以鐵冊初帝以公侯伯有大勳勞人賜卒百二十人爲從者曰奴軍及其年老還鄉命設百戶一人統衆衛之俾屯戍以食賜以鐵冊給以印俟其子孫承襲則罷之時謂鐵冊軍

臣等謹按帝作鐵榜申戒公侯其一凡指揮以下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錢物其二凡公侯等官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軍其三凡內外各衛官軍非當出征之時不得輒於公侯門首侍立聽候違者至死或戍煙瘴其防閑之意至矣此則奉特賜者歟

十五年四月改置錦衣衛 初設拱衛司後改親軍都尉府隸以儀鑾司至是罷府及司置錦衣親軍指揮使司所屬有南北鎮撫司十四所南司理衛中刑名如列衛而兼簡軍匠北司專理設獄所隸有將軍力士校尉其掌職直駕侍衛巡察捕緝等事錦衣所隸將軍選體悍有勇者爲之號曰天武府軍凡朝及宿衛扈駕俱執金瓜披鐵甲佩弓矢冠紅纓鐵盔列侍左右如大朝會則金甲金盔侍殿庭初隸拱衛司至是隸錦衣衛改稱大漢將軍凡千五百人設千百戶總旗七員以積勞遞升許以子弟襲無則選民戶充之其衆自爲一軍下直操練如制王充力士先隸旗手衛至是改隸錦衣衛及後宣德時亦屬騰驤等四衛專領隨駕金鼓旗幟及守衛四門校尉先

折水此亦自
解爲將軍營

永樂中置五軍三千營增紅盛明甲二將軍及叉刀盾子手之屬備宿衛校尉力士俱以民間丁壯

隸儀鑾司司改錦衣衛仍隸焉掌擊執鹵簿儀仗曰鑾輿曰輶蓋曰屬手曰旌節曰旗幢曰班劍曰斧鉞曰戈戟
曰弓矢曰馴馬凡十司及駕前宣召差遣三日一更直設總旗小旗而領以勳戚官官凡六管大漢將軍及散騎

舍人府軍前衛帶刀官者一管五軍營義刀圓子手者一管神樞營節三千督也世宗時改紅盛將軍者四凡大節大典用

全直直三千人餘則更番居常當直將軍朝夕分候午門外夜則司更共百人而五軍義刀官軍悉於皇城直宿

掌侍衛官輪直日一員推掌錦衣衛將軍及義刀手者每日侍尤嚴收捕之令及諸脫更離直者共計錦衣衛大

漢將軍一千五百七人府軍前衛帶刀官四十神樞營紅盛將軍二千五百把總指揮十六明甲將軍五百一把

總指揮二大漢將軍八五軍營義刀圓子手三千把總指揮八勳衛散騎舍人無定員旗手等衛帶刀官一百八

十此侍衛將軍大較也兵志曰太祖之設錦衣也專司鹵簿是時方用重刑有罪者往往下錦衣衛鞫實本衛

參刑獄自此始文皇立倚錦衣爲心腹所屬兩鎮撫司凡問刑奏請皆自達不關白衛帥用法深刻爲禍甚烈又

錦衣緝民間情偽以印官奉勅領官校東廠太監緝事別領官校亦從本衛撥給因是恆與中官相表裏皇城守

衛用二十二衛卒不獨錦衣軍而門禁亦上直中事京城巡捕有事官然每令錦衣官協同地親權要遂終明之

世云春明夢餘錄曰錦衣衛掌上官每駕出則戎裝帶繡春刀扈從繡春刀極小然非上賜則不敢佩

臣等謹按以上所采皆總明全代言之不專在洪武時也

二十八年九月命衛所鎮撫發夜巡銅牌初置兵馬司夜發巡牌旗士領之聚城門脣鑰及夜行者至是改命

衛所鎮撫官每夜鎮撫一員發牌分鎖二員領軍旗巡警而掌於中軍都督府

成祖永樂元年二月設北京兵馬指揮司至七年八月增五城兵馬司

臣等謹按兵馬司洪武時南京已設王圻續通考曰建文元年二月改爲五城兵馬司永樂元年定爲中東西南北城兵司殆不足據

七年鑄北京皇城四門銅符及夜巡銅牌

八年摘諸衛軍爲營選其魁大者同將軍侍衛時帝北征調諸衛官軍俱集命每衛摘三五人或六七人計一千二百人爲一營屬神機營兼統之復選其魁大者令同將軍捧刀侍衛遂謂之十二營至宣德中大臣言此在外官軍常於內府出入不便乃罷遣還衛

十三年四月立府軍前衛親軍指揮使司先是帝以皇太孫年長有智略欲令習武事命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藝者送京師俾充隨從謂之幼軍至是立衛所置官屬至宣德八年二月選京衛武職舍人及見操幼官舍人餘丁以備東宮隨侍尋命選幼軍萬人隨侍皇太子

定諸衛軍守衛分地頒銅符 皇城四門各衛官軍分守有分定地方自午門達承天門左右逮長安左右門至皇城東西兩旗手濟陽濟川府軍及虎賁右金吾前燕山前羽林前八衛東華門左右至東安門左右屬金吾羽林府軍燕山西左衛西華門左右至西安門左右屬元武門左右至北安門左右屬金吾府軍後及通州大興西衛凡各門守衛官照依地方各領銅符收掌守衛其符頒自太祖曰承曰東曰西曰北各以其門各巡者左半守者右半守官遇巡官至合契而從事又各門守衛官遇夜各領銅令申字牌齋執巡警自一至十六日直都督及帶刀千百戶一員領十七號令牌於內直宿仍點各門軍士後更定都督府改命僉書侯伯輪直內皇城四面衛舍四十設銅鈴四十一外皇城衛舍七十二設銅鈴七八十八次第循環內皇城左右坐更將軍百人每更

二十人四門設走更官八員交互往來鈐印於籍以爲驗
臣等謹按兵志云永樂中定制無年月故附於末銅符之制既頒自太祖抵遷都之後因舊制而申定之者也
仁宗洪熙初更造衛士懸牌

臣等謹按造懸牌之制史志云洪熙初事考實錄則係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仁宗初卽位而未改元時事也先是守衛軍但懸木牌至是更以銅一面文曰凡守衛官軍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與者罪同一面守衛二字其守衛官並懸本職牙牌

元年四月以京衛軍助親軍守衛先是南京留守五衛官軍皆先調其半於北京分守城門至是始以其軍改設衛所時親軍缺伍衛士不獲代帝命選散衛軍之精壯者助親軍守衛親軍專守皇城四門京衛軍助守端門之外及東直等門尚書李慶謂非舊制且散衛軍不可盡信帝曰人主在布德以屬人心苟心相屬雖非親信何患焉

宣宗宣德三年十一月命御史點閱衛卒時四門官軍玩法作弊帝命都御史顧佐嚴禁之常以御史一員往來四門巡察著爲令至五年十二月又命科道官點守衛軍士先是取外衛帶操軍士萬人分隸親軍專令守衛上直往往有逃者違例別差及私役者故命科道及守門內臣點之後至英宗正統四年十月以門禁不嚴命御史每日點閱守衛官軍天順中復增給事中一人

四年二月選幼官指揮千戶分番佩刀入直是年七月金吾衛指揮擅收將軍帶刀上直帝以將軍侍左右最係切要之人非經兵部奏請而擅收嚴治其罪

八年七月設武驥左右驕驥左右四衛實以御馬監養馬勇士 初永樂時以迤北逃回軍士供養馬役給糧授室號曰勇士後多以進馬者充而馳御馬監官提調名隸羽林身不隸也名姓多同量支糧賞莫可稽考宣德六年十二月乃專設羽林三千戶所統之凡三千一百餘人至是改武驥驕驥左右衛稱四衛軍選本衛官四員爲坐營指揮督以太監別營開操稱禁兵器械衣甲異池軍橫於筆下

臣等謹按逃回軍士明史言永樂時明史稿則云宣宗初有馬貴等三十餘人自迤北逃回用以養馬與明史不符

英宗正統元年三月改守衛內外諸衛官軍爲京衛 五軍都督府言守衛諸軍係內外四十衛官軍衛所繁多無衛門印信公文難以稽考請併入上二十衛收伍仍令直守從之

臣等謹按洪熙初以親軍不足選散衛軍助之守衛茲之併入者是已

憲宗成化四年四月命錦衣衛官同御史督京城巡捕軍 時城內外多盜給事中陳鶴請勅錦衣衛多發旗校分管各城每城設千百戶二員總以指揮替分守定爲賞罰命所司參酌行之六月錦衣衛官及巡城御史胡靖等言京城之外四路截路強盜多係騎馬官軍步行不能追捕宜於四路各差千百戶一員率領馬軍三四十名分爲二班輪流巡視從之至末年撥團營軍二百增給之

臣等謹按此爲御史分地巡城之初制以前則命點閱衛卒而已
孝宗弘治元年令三千營選指揮以下四員領精騎巡京城外又令錦衣官五旗手等衛官各一分地巡警巡軍
給牌

五年設把總都指揮專職巡捕 後至正德中添設把總分畫京城外地南抵海子北抵居庸關西抵盧溝橋東抵通州復增城內二員而益以團營軍定官卒賞罰例末年選卒增至四千人

六年十二月令兵部主事每月點視門卒 京城九門守衛軍卒籍禁甚嚴成化中門卒往往納賂門官因從免名曰辦納月錢乃令科道及兵部官各一員巡視至是止留兵部主事一員每月二次點視而不遣科道官蓋從內官陳良等奏也

臣等謹按是時承平日久法禁日弛守門內官數多軍士占役殆盡九年九月兵部言每門守視軍士原二百餘人近以私役者多止有老弱五六十人頃歲盜自正陽門越城而出近日黑熊上西直門禁廢弛一至於此乞嚴點閱仍減內臣孝宗悉允行之

武宗正德元年八月兵部請嚴進充勇士之禁 先是孝宗命汰勇士後兵部言詭冒食糧者一萬三千九百有奇宜除其名籍武宗卽位中官甯瑾乞留所汰人數言官及尙書劉大夏持不可不聽至是尙書許進言勇士名爲養馬實爲禁兵近進充者五百五十人其中尙多年五六歲者每歲月糧爲六千六百石而冬衣不與焉卽今災異頻仍倉儲告乏可復啟濫收之門而增坐耗之蠹乎望俱裁革或勅御馬監內官會同本部從公閱其年貌膂力堪養馬操練者量留之

臣等謹按陳奏雖如此而帝終不聽也後兩官廳立遂選四衛勇士隸西官廳掌以過將內官

二年十月收錦衣衛餘丁五千充軍役 指揮同知高得林奏本衛五所旗校及七所鎮撫司軍士數少乞以戶內餘丁收充軍役五千人帝從之蓋自有收充之請而坐食之蠹日滋矣 兵志曰自正統後妃主公侯中貴子

弟授官者多寄祿錦衣中正德時奏帶傳升冒衛者又不下數百人武宗好養勇士嘗以千把總四十七人注錦衣衛帶俸舍餘丁一千人充御馬監家將勇士食糧騎操又令大漢將軍試百戶五年實授著爲令俸賈開而恩澤濫宿衛稍輕矣

四年二月增夜巡查點守鋪官軍指揮二員爲五員

臣等謹按兵志言正德初嚴皇城紅鋪巡徼日令留守衛指揮五員督內外夜巡軍而兵部郎中主事各一人同御史錦衣衛稽閱毋攝他務當卽實錄所書此年增二員爲五員時事也

十六年五月時世宗卽位增京城內外巡捕馬軍設參將領之舊制設官軍三千六百餘員巡邏京城內外地界廣遠之官專領又汰革海戶及詭冒軍匠人等相聚爲盜於是兵部請添設官軍凡增官軍四十員名又於內揀選精銳五百員名立爲尖哨加給行糧以署右都督桂勇充參將督領之由是盜賊屏戢至二年九月聖新添兵回營以其壯勇補原額官軍四年四月桂勇言西山一帶依山險阻奸民相率爲盜宜編立鄉兵略如保甲之法令相守望度地之中設巡捕分署委官駐劄從之

臣等謹按兵志於正德末言增選卒至四千人特置參將卽所謂舊制三千六百餘員名也今據世宗實錄則置參將乃世宗初政非武宗末年事又兵志言嘉靖元年復增城外把總一員并舊爲五分轄城內東西二路城外西南東南東北三路增營兵爲五千又選十之一立尖哨五百騎厚其月糈命參將督操而監以兵部郎與此所采實錄會典諸書大同而小異

世宗初卽位詔四衛營勇士自弘治十八年存額外悉裁之時帝入立有此詔凡勇士替補必兵部查駁而御

馬監之馬令科道巡駁既而中旨免駁馬多虛增按更置則增者盈則增也後數年御馬太監閔洪鑑旨選四衛官復登極詔書所裁者凡四千人後五年內臣言勇士僅存五千餘諸令子姪充選以備邊設者帝從其議然噦射占役冒糧諸弊率如此三百三十人八年清稽已浮其數且此營本非爲備邊設者帝從其議然噦射占役冒糧諸弊率如此

嘉靖三十二年六月設籍京師召募民兵充巡捕軍初庚戌變後詔募民兵四千爲一營設參將領之於西教場操練防禦京師至是逃者千餘人兵部議老弱裁汰所餘精壯不數一營以充京營巡捕從之臣等謹按庚戌之變謂二十九年詔達入寇之事也

神宗萬曆二年減四衛營坐營官二員已復定營官缺由兵部擇用其後復爲中官所攬仍屬御馬監廷臣多以爲言不能從後至四十二年給事中姚宗文點閱本營言官勇三千六百四十七僅及其半馬一千四十三則無至者官旗七千二百四十止四千六百餘馬亦如之乞下法司究治帝不能聽

十一年於皇城內外設把總二員分東西管理

臣等謹按此乃皇城守衛官軍之制也史言時門禁益弛諸衛軍役於中官每至空伍貨市兒行丐應點閱力紅盛日出始一入直直廬虛無人坐更將軍皆納月餉於所轄凡提號巡城印簿走更諸事悉廢蓋明自神宗而後其叢脞不可言矣中外多故迨至啟禎兩朝雖屢申飭究莫能挽使尋以至於亡

十二年定京城內外捕盜責成凡有盜發自卯至申責成兵馬司自酉至寅責成巡捕營賊衆則協力捕剿至崇禎時以兵部左侍郎專督捕之務歲舉劾捕營將領以下汰選捕軍而以盜之有無賞罰焉然玩法卒如故

四十六年六月覈定內外守門軍士 尚書薛三才言十六門原額軍六千八百餘名自添內監提督逐門占役至四千三百餘名乞委官清理掣回詔允之已而兵部言守門軍士實在五千八百七名宜委主事一員管理并據選指揮千百戶以嚴統率再於京營調取把總八員分委查點從之

愍帝時改四衛營爲勇衛營 先是天啟時巡視御史高弘圖請視三大營例分弓弩短兵火器加以訓練至是允提督內臣曹化淳奏改爲勇衛營以周遇吉黃得功爲帥遂成勁旅出擊流賊輒有功得功軍士畫虎頭於皂布以衣甲賊望見黑虎頭軍多走避其得力出京營上云

臣等謹按黃得功傳崇禎九年遷副總兵分管京衛營則改營名當亦在是年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七

兵考

郡國兵
鄉兵

宋寧宗嘉定二年十月命京湖制置司募逃卒及放散忠義以補廂禁軍額至理宗紹定五年四月李日邁奏乞行下諸郡招選放散軍人驍勇可用者填廂禁軍額額從之

三年二月詔楚州武鋒軍歲給累重錢如大軍例

臣等謹按此軍名見兵志禁軍門乾道之末諸州都統司各軍目內

四年六月更定四川諸軍軍額

七年六月置嘉定府邊丁二千人以備蠻命制置安撫諸司給其費時籍土丁之壯健者二千人月廩之俾守諸寨蠻人聞知有備遂不敢輕出鈔掠

九年正月命諸州招填軍籍

十七年五月詔覈實兩淮京湖四川江上諸軍之數時國子司業劉爚接伴金使於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爲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鬪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無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爲之貞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爲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建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至

理宗寶慶三年知滁州趙范上書史彌達曰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據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刺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吾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紹定三年范又爲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檄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圖救江西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 王萬傳曰萬通判鎮江府論屯戍曰戎司舊分地戍守殿步兵戍真揚六合鎮江兵戍陽楚盱眙建康馬司兵戍滁濠定遠都統司兵戍廬和安豐以至池司兵戍舒蘄巢縣江司兵戍蘄黃浮光地勢皆順皆以統制部之出外皆常有帥臣居內以本軍財賦葺營柵撫士卒備器械以故軍事常整辦遇警急則帥臣親統軍兵以行比乃有以建康馬帥而知黃州者都統而知光州者以池司都統而在楚州以鎮江都統而在應天者將不知兵兵不屬將往往以本軍之財資他處之用以致營柵壞而莫修士卒貧而莫給器械鉢而莫繕宜與盡還舊制 名臣奏議曰禮部尚書魏了翁奏曰今凡江上諸軍皆非阜陵分隸之舊騎司之軍昔戍於滁濠定遠也今移之浮光建康戎司昔戍於安豐廬和也今移之泗水京口戎司昔戍於真陽楚秦高郵盱眙瓜州鹽城諸處也今置之新復諸郡池地戎司昔戍於舒蘄巢

牒也今置之淮東許浦諸處水軍皆處之近輔所以拱衛行都也今徙之東海自餘荆鄂四州軍分大抵皆非舊戍夫以京師之重獨有殿步二軍而近境諸屯皆戍極邊殆非防微杜漸之意臣愚謂宜急循舊制凡沿江沿海之率置之舊屯而以時戍邊庶幾連營列柵聲勢連亘可以擬緩急之須可以消奸惡之萌昔王淵嘗貳既得幽之空城卽移舊邊之戍以守新邊及新邊既棄舊境亦失往監明甚而今之新進少年獨未知懲創乎此新復之郡既未可保而上江之備已爲之一空臣愚謂宜急循阜陵分隸之舊宿師於江南而分戍於淮漢庶幾根本先固人心不搖既可以厚重門之守又可以省分券之費惟陛下曲留聖意

理宗紹定四年甲辰歲帥臣考州郡兵數

臣僚言州郡有禁卒有壯城有廂軍有土兵一州之財足以給一州

之兵比年尺籍多虛月招歲補悉成文具蓋州郡吝養兵之費所招無二三逃亡已六七宜申嚴帥臣於郡守到罷具兵額若干逃故若干招填若干考其數而黜陟之 汪綱傳曰綱提舉淮東常平上言曰州郡禁軍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爲戰鬪用乃使之供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軍指日待更不安風土豈若土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爲守耶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擘券給以助州郡衣糧之功大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不必出禁闥之師生券更番勞費俱息矣 王霆傳曰霆爲沿江制置幕官上言曰招募良家子不可以貨緣關節冒濫其間防守江面全藉正軍若義軍民兵特可爲聲援耳而所謂大軍羸病者多兵械損舊豈不敗事調兵防江當於江岸創屋居之使之專心守禦諸軍伍法旣廢平居則無以稽其虛籍冒濫之弊糾其竄逸生事之人緩急則無以致其逆力向敵之志連其逃陣不進之心尉縗子所以著束部伍之令太公謂伍法爲要者此也用兵不以人數多寡爲勝負惟教習之精否則勝負之形可見矣 王萬傳曰

萬通判鎮江府論用兵曰當以五千人爲屯每屯一將一長一大將一路又合一大將而併合於制置爲總統淮東可精兵三萬光黃可二萬東西夾擊而沿江制司會合肥兵共二萬以牽制行則結營陣止則依城壘行則齋乾糧止則就食州縣

嘉熙四年四川宣撫使孟珙條上上流備禦 珙言宜爲築離三層乞創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爲第一層備鼎澧爲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爲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南可保矣

淳祐六年五月詔諸鎮募兵造舟置馬以嚴邊防

寶祐五年十一月詔京湖帥臣黃平清浪平溪分置屯戍

開慶元年正月詔戍蜀將士頻年戰禦暴露可憫命蒲擇之從優犒師春防畢日卽興更戍其輒逃師者從軍令時軍器少監牟子才言全蜀盛時官軍七八萬人通忠義軍爲十四萬今官軍不過五萬而已宜招新軍三萬并撫慰田楊二家使歲以兵來如此則蜀猶可保否則不出三年蜀必亡矣

度宗咸淳六年三月詔贛吉南安三郡立砦屯兵 時三郡境數被寇雖有砦卒寇出沒無時莫能相救詔卽要衝立四砦若屯兵百使地勢聯絡禦寇爲便三郡擇將官領之

雄淮軍 寶宗開禧三年九月命淮西轉運司措置雄淮軍嘉定元年江淮制置司次雄淮軍歸農淮東揀刺八

千餘人以補鎮江大軍及武鋒軍之闕淮西揀刺二萬六千餘人以爲御前定武軍

義士壯士 寶宗時沈作賓知平江府請得節制許浦水軍詔可郡有使臣故海盜也作賓使招誘其黨旣至慰